

# 美国思想与生活

文  
流

## 今日美国与美国人

- |                |                        |
|----------------|------------------------|
| 2 美国特性         | Marc Pachter           |
| 9 美国不断变迁的面貌    | Audrey Singer          |
| 16 依然合众为一吗?是的  | Alan Wolfe             |
| 22 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山谷 | James Houston          |
| 28 西弗吉尼亚州的一座小城 | Henry Louis Gates, Jr. |



## 美国国会

- |                 |                |
|-----------------|----------------|
| 34 第三院          | Alan Rosenthal |
| 38 游说者何许人也      |                |
| 43 建国者心目中国会至尊至上 | John Dillin    |



## 第四权

- |                        |              |
|------------------------|--------------|
| 48 博客大为得势              | Lev Grossman |
| 54 “我不会烧掉我的印刷机和熔化我的活字” | David Talbot |
| 61 新闻自由的发展历程           |              |

## 活鼠标

- |          |
|----------|
| 47 有趣的网址 |
|----------|



封面：

封面照片：多元化社会中的美国人  
Credit: Corbis

刊头题字：北京师范大学胡云复教授



# 美国特性

Marc Pachter

# 大

凡打算为美国社会的本质定义，往往都要先引用19世纪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其名著《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中所写的话。令人赞叹的是，一本描述一个据认为永远处于变动之中、不懈地追求现代化



AP/Wide World Photo

作者在本文中对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立国之本和体现国民共同体及文化特点的“经久不衰的社会契约”进行了探讨。作者写道：“从一开始，美国政治主流中就几乎不存在乌托邦思想，通过社会规划来建立理想国家或理想的人类生存条件的观念也非常淡薄。相反，倒是那种奋斗与求变的形势、对无拘无束的生活的体验，激发了国人的想像力。”尤其发人深省的是自由、个性主义、流动性和实用主义等凸显“美国精神”的某些词语。目前举国上下就美国价值观所展开的辩论并不表明这些价值观念已遭到摒弃，而是对其在更宽泛的环境中适用与否的一种考验。平等与自由的关系一直是美国民主所要解答的一个难题。

和毫无传统意识的国家的著作，竟然能在150多年前问世，而且看上去对现今的描述也仍然是那样的精确。更令人称奇的是，托克维尔对一个主要由乡村居民、新教教徒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以及沦为奴隶的非洲裔美国黑人）组成的民族的研究，居然也同样适用于这个今天有亿万并不安分的

人居住的城市化、工业化和有着多元文化的国家。

如果19世纪上半叶发表的评

<sup>1</sup>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1805 - 1859)，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 编注

上图：学童们聚集在正处于加利福尼亚州巡回展览的《独立宣言》的原件前。处在美国价值体系、理念与特性核心的推动力在该宣言中全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利”这句话中找到了最具诗意的早期表达方式。

“为了便于理解，人们必须看一看遍布于美国的政治活动。你一踏上美国的土地，就会被一种喧腾的景象惊得目瞪口呆……追求幸福之努力也莫过于此了。”

摘自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所著的《美国的民主》

论仍然适用于（21世纪初的）美国的话，就有理由认为美国社会中存在着一种持久不变的“核心”本质。但是，为了理解这一本质，人们还必须将美国的国民意识同诸多传统社会的意识区别开来，因为传统社会的特征是从信仰、种族特性和记忆的桎梏中产生的。为了论述美国特性，我们必须重新考察将国民共同体凝聚起来和将国民文化构建起来的究竟是什么。

一如美国为其公民所下的定义，能否成为一个完全的美国人，并不需要以祖上是否与这个国家或在这个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种族文化或宗教传统有联系为先决条件。作为个人，美国人是诸多历史文化的参与者，但他们所共享的却是些极为不同的东西。处在其国民性核心的是一个经久不衰的社会契约以及由其启动的充满活力的进程。撰写本文正是为了抓住这一契约的精髓和这一进程的演变发展。

## •选择与责任•

想成为国民共同体一员的人，只消做出成为美国人的决

定，即可实现自己的愿望。这样一个政治性的决定也包含着道义上的含义。所有美国人，包括土生的，都被认为是靠机缘巧合成为美国人的，而不仅仅是凭借历史的传承。酷爱“选择”其实可以构成社会的核心推动力和价值观。这种对选择的钟爱是自由的积极模式，它认为不仅政治上或经济上的束缚不存在，而且还存在着对丰富多样的可能性进行选择的机会。从其最不重要的层面看，这种文化使这一价值观念在不计其数且往往没有意义的消费

者自由选择权急剧增加的过程中得到满足。

从较深的层面看，在对选择的热爱中还保有对逃离祖传文化中没有出路的生活，并在新世界中开创自己选择的生活的机遇的记忆。很多美国人要么实实在在地通过迁往西部各州的移居活动，要么象征性地通过在职业生涯或社会生活中寻找新的起点，即寻找第二次机会，来重复这种迁移模式。尽管长期以来美国印第安人和非洲裔美国人的惨痛经历使这个民族特有的选择精神遭到了讥讽，但他们也开始提出要求，以获取那种被美国人视为与生俱来的掌握自己命运和享有各种发展机会的权利。

美国人相信自我创造并崇尚“白手起家的男性”，如今又对“白手起家的女性”赞赏有加。这种观念的核心是坚信继承的家业和出身远不如一个人为自己选择的目标以及为此付出的努力更重要。美国的英雄“出身平凡”，“靠自我奋斗出人头地”。……除了下文将谈到的将人引入歧途的顽固不化的种族藩篱外，美国人对自己和他人的看法是，出身可以



经常被引用的19世纪杰作《美国的民主》的作者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United Way of America

使他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但不会决定他们的命运。

社会与经济的自由意志论尽管作为一种假定和一种理念解除了禁锢，但也把掌握自己命运的责任加诸到了个人头上。在一个处于永恒变动状态的社会中，社会或经济方面不受外部条件制约的绝对事物并不存在，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理由来为无法改善自己的生活开脱。当抱负受挫，致富无门时，美国人认为这是由于事物的正常秩序出现反常所致。

虽然酷爱选择是美国个性主义的驱动力，但它也起着矫正自私行为的作用。尽管在较为传统的社会看来，美国就像是一个由处在社会自由降落过程中已然分裂成原子的个人组成的国家；但是，其实他们并没有忽视社会责任感。他们只是使这种社会责任感的世袭基础被替换了。

美国人是参与者，是志愿者，是慈善家。他们承担着一系列自由选择的义务和责任，从而靠运用他们的个性主义来实现社会目标。如果欧洲人、亚洲人、非洲人和拉美人对美国国内缺乏大家庭观念、世系纽带和阶级忠诚感到惊讶的话，那么美国人也同样对传统文化的成员吝啬小气地不愿利用与宗教和家庭无关的义务奉献机会，不愿为有意义的事业提供经济支持等做法感到惊讶。

## 兼收并蓄的 价值体系

美国社会已将提倡选择这一道德观念与数不胜数的各种传统、理念和机遇融为一体。在美国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民族与习俗的融合，以及大多数族群在从家乡迁出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戏剧性间歇，已导致了一种对不同风格、礼仪，尤其是食品进行尝试、借鉴和融合的实践活动。这种在历史同一性更强的文化看来可能显得混乱的兼收并蓄，在美国成了一种价值体系和富有活力的象征。正是它使大量的美国艺术和文学最终具有了自己的民族形态。美国的艺术家、作家和建筑师在外国文化与本国文化的多种要素之中行使取舍和选择的特权，并将其组合成为一个新的美国式整体。

处在美国价值、理念与特性体系核心的推动力在全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利”这句话中找到了最具诗意的早期表达方式，《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1776年) 将这些权利列为“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宣言的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sup>2</sup> (Thomas Jefferson) 并没有宣称他的同胞和全人类享有幸福，而是宣称他们享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从一开始，美国政治主流中就几乎不

存在乌托邦思想，通过社会规划来建立理想国家或理想的人类生存条件的观念也非常淡薄。相反，倒是那种奋斗与求变的形势、对无拘无束的生活的体验，激发了国人的想像力。发人深省的是那些令美国人感动的词语：“自由”、“流动性”、“个人主义”、“机遇”、“活力”、“实用主义”、“进步”、“复兴”和“竞争”。这些词语不是枯燥花哨的词汇，它们所表达的是美国精神。

比尔·克林顿<sup>3</sup> (Bill Clinton) 在1992年获胜的总统竞选中选择了美国语汇中最能引起共鸣的一个词——“变化”——作为他的竞选口号。在美国文化中，“变化”的魅力在某种程度上植根于一种希望，即每一种变化都会使现状得到改善。但是，那种关于变化确实代表进步的乐观期待却远远不如不欢迎，甚至惧怕永久不变的权力或政策的强烈倾向来得重要。在审议《宪法》(Constitution) 草案的辩论中，托马斯·杰斐逊甚至警告说，如果没有规定的轮换制度，允许总统享有不只一次4年任期，就有可能导致实质上的“终身制”。杰斐逊的担忧基于美国的基本信念，即主权在民，人民只

<sup>2</sup> 托马斯·杰斐逊：(1743 - 1826)，美国第3任总统(1801 - 1809)。 编注

<sup>3</sup> 比尔·克林顿：(1946 - )，美国第42任总统(1993 - 2001)。 编注

是暂时和有条件地将权力交由任职者掌管。

## • 限制权力 •

美国进程所具有动荡性和对立性是为反对固守权力提供了一种保障。不能将权力长期交给任一政党或个人来掌握。人会被腐蚀，政策也会变得僵化。一个政党占据白宫 (White House) 太长，会引起选民的不安。任何一套观念和任何一个领导班子都不能始终忠诚不渝。正是体制所具有的活力给美国人带来了他们需要并信任的东西：力量的均衡，通过质疑和曝光进行事实监督，提醒人们注意权力所具有的自满性和危险性，变化、发展和尝试所能带来的益处，以及并非不重要的从头越的魅力。

因此，看似矛盾的是，美国往往能够通过坚持变化来求得连贯，通过包容争议来求得稳定。这不仅仅是一个由聒噪不休的选举传统所形成的惯例，而是一种构筑于治理框架之内的战略。历史学家迈克尔·坎曼 (Michael Kammen) 将1789年由《宪法》起草者启用的制度称之为“寓冲突于共识之中”的制度。另一位历史学家马库斯·坎利夫 (Marcus Cunliffe) 则写道：“他们刻意将分歧纳入文本之中，以此作为遏制



1988年，民权游行示威者汇集在华盛顿纪念碑场地上，纪念1963年伟大的行军华盛顿和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说《我的一个梦想》发表25周年。本文作者描绘了美国对平等的独特的理念：美国人谈及平等时，他们指的是平等的机会，而不是平等的结果。

腐败和独裁的保障措施。”

这当然不是提高效率的模式。尽管美国的技术和管理崇尚效率理念，但这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却培养出了对于长期规划、集权和过于平稳的国家决策的极度不信任。美国的立宪政体有意识地通过分权和制衡来阻挠统一行动取得成功。在缺乏政治家般的妥协或在行政、立法和司法三个分支之间缺乏政治思想的相互协调的

情况下，这种政治体制能够而且常常导致冲突和挫折，有时还会造成僵持局面。但它也能够起到为防止擅权提供切实保障的作用。

这种政治体制还提倡由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来采取协调性行动，从而使联邦机构很不愿意在诸多领域发布政令。美国没有统一的教育体系，没有文化部，至今也没有由华盛顿直接管理的医疗系统。有关这些问题



妇女们于1917年行军白宫以推进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历代的美国改革人士一直要求他们的社会承认那些被社会所排斥的群体，并由政府保障他们全面参与美国生活的自由。

AP/Wide World Photo

及其他问题的政策主要是通过各个党派、选区、利益集团及地区之间的游说、协调、结盟和谈判而形成的。庞大的私营部门发挥了非常强大的作用，它反映的是一个思想、活动和资源的开放市场所释放出的能量；另一个重要的参与者是持怀疑态度的媒体。

## •平等与自由•

尽管具有有限治理这一传统，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很多美国人仍对国家的作用提出了新的看法。如果一个社会只须摆脱政府的桎梏就能享受自由的好处的话，那么，当政府最恶劣的倾向得到遏制且社会能量得到释放时，政治改革的任务也就完成了。不过，上述假设的前提是基本的政治、

社会和经济状况允许人们平等地享有自由的全部益处，或者反之，即只有特定的社会成员有资格成为积极的参与者。历代的美国改革人士一直要求他们的社会承认那些被社会所排斥的群体，并要求政府担当他们自由参与实现美国承诺的保障者。这些改革人士不断受到另一些人的挑战，后者担心授权于政府会使自由受到威胁。最终，美国民主所面临的是一个容易提出但却很难回答的问题：平等与自由之间是什么关系？

根据18世纪的标准，这个新兴国家在立国之初就已通过将最终权力赋予《独立宣言》中所说的“人人生而平等”的人民而将政治上一致的理念激进化了。但是，在美国的这个新型政治社会

中，实际的参与却又受到了种种令当代美国人无法容忍和无法理解的方式的约束。

19世纪60年代的南北战争(Civil War)废除了令自由社会深恶痛绝的奴隶制。《宪法》的《第十四条修正案》(The 14th Amendment)与《第十五条修正案》(The 15th Amendment)随后获得批准，将政治权利赋予半数非洲裔美国人。另一半非洲裔美国人，即女性，一直等到1920年《第二十条修正案》(The 20th Amendment)通过之后才享有了同等的权利，这条修正案最终将美国最大的一个权利遭剥夺的群体纳入到这个政治社会之中。

1964年的《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和1965年的《选举权法案》(Voting Rights Act)进一步在

立法方面巩固了政治权利。但是，即使在花费数年时间审慎而有的放矢地落实基本的政治权利，民权运动亦不断提出要求之后，平等的本质到底是不是自由的先决条件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在（20世纪中叶的）美国文化中也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公正、平等地获得政治权利 — 无论最终何时得以实现，其本身并不能确保人人都能全面地参与赋有希望的美国生活。任何认为这种境遇的不平等是由受到排斥的美国社区和群体的“内在”局限所造成观点，都对美国个性主义这一观念本身构成了威胁。那种认为一个人可能无法逃脱自己的命运，只能按照阶级、种族和性别所赋予的有限角色生活的想法是令人厌恶的。但有人却辩称，如果不平等源于社会设置的人为障碍 — 特别是种族主义，同时还包括性别主义和社会及经济因素，那么问题就成了：国家有何责任？

改革人士普遍表明了应在美 国推动力的框架内实行干预的观点。在20世纪初期的进步主义时代 (Progressive Era)，政府成为国家经济生活的积极参与者。随后，在富兰克林·迪 兰诺·罗斯福<sup>4</sup>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总统实行新政 (New Deal, 20世纪中叶) 期间，政府本身起着对那些已威胁到社会公平性的社会及经济势

力进行制衡的作用。在20世纪后半叶，社会政策环境在力求对美国人准备、竞争及互动的条件施加影响上变得更加激进。近来，社会政策还反映了有关政府作用的根本问题：在一个珍视个人自由的原则，甚至以这一原则为基石，鼓励个人能动性、创造力及自主权的社会中，政府如何以最佳方式并在多大程度上管理经济与社会事务。

大多数美国人谈及平等时，所指的是机会均等，而不是结果均等。从一开始，美国人就极少赞成或表明他们对一个财产或条件平等的社会负有义务。美国梦所包含的一部分内容是那种认为由于个人的能动性、精力和才华各不相同，他们的努力带来的成果也应不同的信念，即“价值观”。对同等结果的保证是不存在的。大多数美国人不想要一个均等的社会；但他们的确希望有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

或许并非如此？有关社会目标、价值观及环境的普遍规律在遗留的顽固不化的种族藩篱面前会失去效力，这是美国生活中 的一个永恒的困境。但美国人长期以来也确实利用尖锐的自我批评、激昂的言辞以及社会力量的相互碰撞来推动自己前进。有关个别社区或整个国家将走向衰落的悲观预言可追溯到清教徒时代，成

为那个时代及以后每一个时代进行变革并采取行动的推动力，并成为衡量美国人急于求变与追梦心态的尺度。

20世纪末（及21世纪初）主流行动主义所提出的要求是实现美国民主的逻辑。这不仅是一个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文化方面的问题。即便这个社会所阐明的价值观把成为美国人定义为参与一项社会契约而不是享有一种生来就有的特殊权利，有一种观念也依然得以延续下来，即真正的、作为社会核心的美国人都有着特定的种族与文化背景（盎格鲁-撒克逊人，后来又将欧洲后裔包括在内）和信仰（新教，在多年的对立后又接纳了天主教，甚至更不情愿地接纳了犹太教），以及为了取得政治和经济地位都属于某个特定的性别（男性）群体。20世纪初期持熔炉说的人坚信，至少对某些社群而言，他们不一定非要有特定的出身不可，但要在文化上和政治上都成为美国人 — 实际上是要失去与大多数美国人的不同之处。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政治和经济，而且关系到文化。

认为文化与背景多样化不仅对美国的现实，而且对美国的理想也必不可少的论点已迫使这个

<sup>4</sup>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1882 - 1945)，美国第32任总统(1933 - 1945)。 编注



社会重新对有关国民共同体是一个变化和互动进程的独特观点进行讨论。20世纪60年代以来，主张多样化的人士一直在争相寻找一个贴切的比喻来形容以接纳而不是以排斥或熔解为特点的美国社会。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将美国是多种观点、民族、信仰、文化 — 新近又提到语言 — 的综合体的观念倡导到了令很多人担心核心将不复存在的地步。迄今为止，国民凝聚力的记录使人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但是，由于主流社会和非主流社会各有某些成员心怀忧虑，即前者认为国民的结构正在解体，而后者认为自己永远不会被美国这个混合型社会真正接纳，因此这一未来还远未被

普遍认同为有所保证。

## •对价值观的考验•

其他方面也同样如此，目前就美国价值观所展开的辩论并不表明这些价值观念已遭到摒弃，而是对其在更宽泛的环境中适用性的一种考验。美国妇女运动的发展提醒人们，性别曾先后使一半的美国人不能在政治及职业和经济领域参与充满活力的国家生活。性别的藩篱尚未完全打破，但它正持续不断地遭到攻击。正在继续的有关美国前程的大变革也波及到家庭等基本的社会结构，它们老是容易受到选择与自我实现这一道德观念的影响。早在19

世纪，美国人就改变了婚姻传统，允许自由择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观念逐步扩展，将拥有“不经正式结婚”而决定同居的权利和结婚后再离婚的权利包含在内，甚至越来越深入地就法律框架之内或之外的家庭的定义展开辩论。子女与父母之间及年轻一代与老一代之间的关系日益考验着权威与认可的限度，达到了令以往各个时代都无法想像的程度。

这些都是美国目前的趋势，而且也或多或少地成了所有工业化民主国家在文化上的趋势。美国人想必已开始自忖，曾经赋予他们独特性的文化，有多少至少在某些方面已经变成了全球现代主义的文化。令人惊叹的是，（几个亚洲国家）因其在技术和工业领域取得了成就而被誉为属于21世纪的国家；西欧人认同大的国家联盟和一个富有活力的共同体的理念；新兴的中欧和东欧的民主政体，即便饱经磨难，也认同了热情高涨的选民的抱负。

尽管如此，美国人仍能看到他们在实行政治开放和变革、容忍冲突、充满创业热情及文化融合的漫长历史中所拥有的优越性。他们的那种富有弹性的历史能在全球现代主义不断带来的冲击中成为稳定的模式，加强而不是削弱国民传统。◇

## 美国是宗教自由的首倡者

托马斯·杰斐逊 (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 大力提倡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并起草了美国最受珍视的《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美国小学生最先背诵的名言包括《独立宣言》中的几句话：“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杰斐逊1786年起草的《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Virginia Statute for Religious Freedom) 保障宗教崇拜的自由，并禁止国家强行支持任何一种特定宗教或为之使用公共资金。杰斐逊是美国第3任总统 (1801-1809在任)，此前曾任国务卿、副总统和美国驻法国公使。杰斐逊是一名杰出的建筑学家、语言学家和博物学家。他曾表示，希望人们能因他所做的三件事而铭记他：起草《独立宣言》、起草《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和创办弗吉尼亚大学 (University of Virginia)。